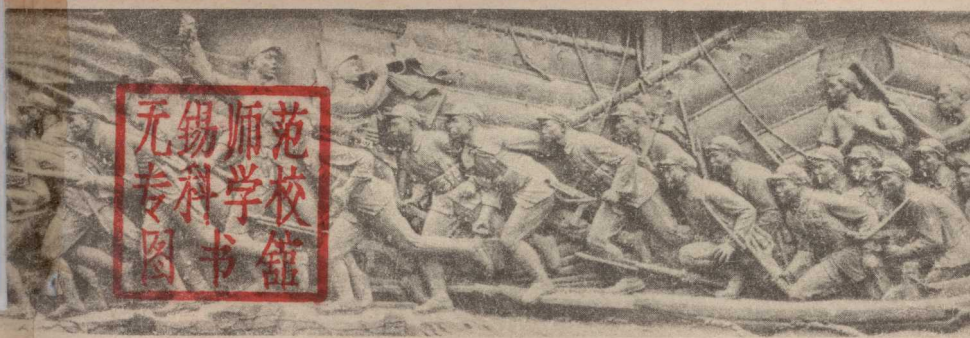


00345

紅旗飄飄

9



范校館
師學
錫科
無專
圖

渡江战役 (1949年)



炮火轟鳴，萬船齊發



登 陸

24258 > ~~K2111-9-7~~
K259/5-658



方志敏烈士（在英勇就义前遗影）

分类K259/213 (1)

编号

无锡市教师进修学院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286198



第 9 集 1958 年 9 月出版

目 次



烈士詩文抄

方志敏烈士遺著	3
嘔血	3
我的心	4
同情心	4
私塾	5
哭声	7
謀事	8
李烈鈞原来如此	10
悼念方老太太	邵式平 13
少年英雄姜墨林	周保中 15
忆平江惨案	徐 敏 29
紅十軍第一次进軍閩北散記	繆 敏 37
紅十軍第二次进軍閩北紀实	繆 敏 56
铁騎縱橫	周純麟 65

——記淮北平原上的騎兵

長江飞渡記	謝雪嶸	76
忆北平共青团地下斗争片断	武 光	122
矿山烈火	苗培时	136

—— 1938 年开灤大罢工的几个片断

白大姐	張 麟	167
方嫂子	胡 彥	176
无名英雄	孙暮林	179

—— 反封锁斗争片断

封面：胜利渡長江(浮雕)	刘开渠作
插頁：方志敏烈士在獄中(照片)	新华社供稿
封二：渡江战役(1949 年)	新华社供稿

烈士詩文抄



方志敏烈士遺著

嘔 血

呵！

什麼？

鮮紅的是什麼？

血嗎？

血呀！

我為誰嘔？

我這般輕輕年紀，就應該嘔血嗎？

* * *

呵！是的！

我是個無產的青年，

我為家庭慮；

我為求學慮；

我又為無產而可憐的兄弟們慮，

萬慮叢集在這個小小的心兒里，

哪能不把鮮紅的血擠出來呢？

* * *

呵！是的！

無產的人都應該嘔血的，都會嘔血的，——

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
无产的人不嘔血，
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嘔血嗎？

* * *

这可令我不解！
我为什么无产呢？
我为什么要嘔血呢？

1922.6.21晨.于九江

我的 心

挖出我的心来看吧！
我相信有鮮血淋漓，
从彼的許多伤痕中流出！

生我的父母呵！
同时代的人們呵！
不敢爱又不能离的妻呵！
請憐憫我；
請寬恕我；
不要再用那銳利的刀儿去划着刺着，
我只有这一个心呵！

1923年4月23日

同 情 心

在无数无数的人心中摸索，
只摸到冰一般的冷的，
铁一般的硬的，

烂果一般的烂的，
它，怎样也摸不着了——
把快要餓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去，
来喂自己的狗和馬；
把雪天里立着的貧人底一件單衣剥下，
拋在地上踐踏；
他人的生命当饕饻；
他人的血肉当羹湯；
嚙着喝着，
还覺得平平坦坦，
哦，假若还有它，何至于这样！
爱的上帝呀！
你既造了人，
为何不給予他！

1923年4月23日写于南京

私塾

“你們这班頑皮賊，等会，一个个来收拾！”一个私塾教書先生，
怒气勃勃地望着他底学生們說。

登时，那些学生咭咭咕咕的談話声，呵呵哈哈的嘻笑声，一齐
肃靜，个个都伏在桌上装瞌睡；微微地抬起头来，斜着眼睛，瞧瞧先
生。

原来这个私塾，有十来个学生，年紀很不齐，大的有十六七岁，
小的只七八岁，都是农人的子弟；里面橫一张，直一张，摆了十几张
抽屜桌；中堂壁上，挂着一张“至圣孔夫子神位”的牌儿；地上抛了
許多花生壳，蕉渣，字紙屑……，足足有半寸多深的垃圾。

这位先生：大約有五十多岁，本来是作豆腐生意的，也曾讀过
四年書，認識些字；平日子曰詩云，胡談乱說，所以人替他起了一个

綽号，叫作假斯文，現因这私塾有三十块花边的学俸，三餐两点的服侍，就棄了豆腐生意来教書。他穿着一件尺多寬的袖口的長褂，一双紅花滿面的鑲边鞋，戴起那副老古式的眼鏡，他鼻上就象豎了一座“奉旨旌表”的节孝坊一般；他蓄了三絡胡須；一个短小辮儿，拖在他的背上。

这日他睡了午觉，醒轉来，看見学生笑鬧，就发起怒来，罵了他們一頓，随后拿了一根水烟筒，点着紙媒，緩緩地抽了二十几筒烟。

“拿字来改，”他說。

那些学生，就慌慌张张拿着他們練習的“上大人”“甲子乙丑”“云淡风清近午天”……那些字，对着孔子位牌，都深深作了一个揖，无声无息地将字摆在他的桌上，起首改的，是十一岁的小孩，名叫黃海的字。

“这也成字嗎？”他拿着一枝朱笔，一面改，一面罵：“你看这样东倒西歪，缺手短脚，糊糊涂涂一大团，簡直和道士画的符一样！那象用笔写的，是用棍子画的！”他伸出两个指头，把他的眼睛皮，着力箝了一下，說：“睜开你的狗眼去看看！”

“教你把字練好，你风吹耳边过，总是不听，非搓手不可，拿手来！”他凶狠狠地說。

黃海抖抖振振，把手擱在桌上，他用笔管，在他手背上，从头至尾，搓了一下，他“哎哟”叫了一声，赶快收轉手来，放在口边，用力去吹，眼泪象泉水似的涌出来。

“上午从那里讀起？”他拿着一张紙条說。

“子…子曰：‘父母惟…惟其疾之忧’……”他哭着說。

他在紙条上，写了七个字給他認；他只認識三个，又被他用板子打了四下手掌。

他改完了字，再向孔子位上作个揖，跑到自己椅子上坐下，把口涎涂在他发燒血紅的掌上，一面吹着，一面呵呵响尽望着哭，接着那些学生改字，也依样画葫芦，箝眼睛皮，搓手背，打手掌；都痛的杀猪一般叫。

“讀書！”他說。

他們就“人之初”“趙錢孫李”“子曰學而”“孟子見梁惠王”……拚死命底叫起來；但是沒停很久，他們讀書的聲音，漸漸低下來，都“嗡嗡”象蚊蟲叫一樣。

“拍拍拍”，他拿板子在桌上拍了几下說：“還不拿書來背，為什麼？”他們聽到這種聲音，比鼠子聽見貓叫，還要怕些，即刻一個個都拿書去背。

他顯出想吃人的樣兒，拿着板子在手里，聽他們背書，背錯了一句，或停頓一下，那板子就鉄面無情，雨點似的打下去，他們的哭聲，周圍人家，都能夠聽到，最後一個學生——方正政背孟子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以下忘記了，“唔……唔……”了好久，惹了他的性起，就用一種最利害的刑具——雞蛋般大的黃荊樹腦，打他的頭，把他打眩了半個多時辰，三三五五，一群孩子跑出來，這個私塾已經放學了，黃海輕輕的對他的同學說：“我們不曉得犯了什麼事，才到這個監牢來受折磨，那裏有我們放牛的那樣快樂？”他們都點點頭，象很贊成他的話，斯時黃金色太陽的光，照着他們，他們黃瘦而且忧愁的臉上，那兩條很長的泪痕，越發顯明出來。

1921年11月12日于九江南偉烈大學校

哭 聲

仿佛有無數數人在我的周圍哭泣呵！

他們嗚咽的悲哀的而且時時震顫的聲音，越側耳細心去聽，越發淒楚動人了！

“我們血汗換來的稻麥，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去了。剩的些微，哪够供妻養子？……”

“我們牛馬一般的在煤烟風塵中作工，輸運，奔走，每日所得不過小洋几角。疾病一來，只好躺着由死神擺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這是如何痛苦呵！看呀！狂暴的惡少，視我們為娛樂機械，又來狎弄我們了！……”

“唔，唔，唔，我們剛七八歲，就給放牛作工去嗎？金兒福兒讀書，不是……很……快樂嗎！……”

“痛呀！枪彈穿入骨肉，真痛呀！……”

“青年人，可爱的青年人！你不援救我們，还希望誰？”

似乎他們联合起来，同声向我哭訴。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應該救济你們。我同着你們去……”

1922年5月6日于九江同文書院

謀 事

在这样火一般热的太阳光下，誰也不愿光着头皮在街道上行走，可是他——一个苦学生——竟怀着他从校長跟前請求来的一张介紹名片，草帽也不戴——也許是沒有草帽罢——午飯后，匆匆的出外去了。

他去找一位牧师。

他走到大馬路上，遇着电車，就跳上去坐下。电車上卖票的斜睨了一眼，立刻就用一种傲慢的命令的声音喊他：“买票！”

“到吳淞路多少錢？”

“四个銅子。”

“四个銅子嗎？”

“快点！誰有閑工夫和你談話？”他听到这話，心里好不难受，想和他辯論，又怕受辱。到了車站，忍气吞声地跳下車来。

他問了一家基督教会的报館；又問了两所医院，才問到他所要找的那位牧师底房子。只是他用极謙恭的态度去問那报館的号房，医院的看护妇，他們打量他全身一下，就都用那电車上卖票的一般的态度去回答他，这件事使他深深的疑惑起来。

牧师是住在一所美以美会办的医院的花园里，他那間两层的精美的房屋，早給那些紅的綠的花草儿包圍住了；矮矮的深綠的冬青树，在那条直达房門的馬路两旁，一排一排地站着；尤其是門口栽的两株白梔子花，放出馥郁的清香，扑入鼻孔。

他按了一下鈴，仆人出來應門，他說明了要會牧師，仆人才引他到一間完全歐美化的客室里去。仆人叫他坐下候着，自己通知主人去了。他向周圍一望，華麗的裝飾，雅潔的布置，真是基督教化的家庭呵！

好久，那四十余歲西裝的牧師才走出來。他看他，很驚愕的問他：“呵！你是誰？”

“我是李某。”他站起來說。

“找我干什么？”

“我是從A校來，錢校長給我介紹到此。”他忙從袋里拿出那張介紹片來，極鄭重地遞給牧師，牧師一面接着，一面說：“那麼，請坐罷！”

牧師看後，坐在一把安樂椅上，說：“呵！原來你想謀事，那可很難！”

“我並沒有什麼奢望，只能找個盡够生活的工作就滿意了；我還想一面讀書……”

牧師接連搖搖頭：“很難很難！此地找事，全靠路子，沒有路子，光有本領也不成。但是你為什麼不在A校讀書？A校是我們教會頂好的學校。”

“唔，好是好，”他勉強說出個好字來，其實他對於A校是深惡而痛恨的了；他在A校一年，學問沒得什麼，肚皮里却裝滿了那飯桶教員和一無所知的牧師們的閑氣。“可惜我家供給不來。”

“那里只需九十塊錢一年吧？”

“何止，至少也需一百二十塊錢，我農田人家，那里得此巨款啊，先生以前不是在某印書館辦事嗎？”

“是的。只因那里月薪一百八十元，不够用度，所以才來當牧師。这里雖然月薪只百五十元，但房子不要租錢，每月倒可省下數十元來。”

“印書館能找點工作嗎？”

“不能。”

他痴了一會，牧師也去彈指甲玩；同時坐在里間一張洋台子上

写英文的打扮得和美国女学生一样的小姐，也偷望他一眼。但伊急急地轉回头去，好象他是不值得伊底青盼似的。于是他更奇怪起来，把全身自己审查一番，究竟有什么地方使人討厭，最后，他才发觉了，——他穿了一件粗糙不堪的夏布長褂，和一双乡式的布鞋呵！他微微的笑了一笑，牧师突然的說：“你在这里有亲戚沒有，帶了多少錢来？”

“沒有亲戚，只有几个朋友，錢早給做盘纏用掉了。”

“那么，你很危險，将来怕无飯吃呀！”

他这时真是如坐針毡了，垂头不言，牧师早現出不耐煩的样子来。他于是起身告辞：

“我走了，倘若有机会，还请先生栽培！”

“那自然的，順水人情，誰不愿做，何况你是我朋友底学生？”

1922年7月18日

李烈鈞原来如此

李烈鈞三字，差不多成了江西一般民众脑海中一个偶象；当我在乡間私塾讀書的时候，也常听到“督軍李烈鈞”这句话，随后来省求学，和一个武宁籍的同学談話，曾无意间詢及李烈鈞生平。他告訴我：“李烈鈞出身是一个賭棍，他天天在賭場里混，到了輸个精光，他突然把賭桌上的灯吹灭，賭徒势必乘乱搶錢，錢滾到桌下，他却蹲在桌下摸錢，摸够了又点上灯再賭。”我听到他的話就觉得李不是个好人。后又有人告訴我，李非常好色。不但好女色，而且好男色；他在江西做督軍，天天只想弄女学生。民国十三年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赵醒农同志代表出席，回来他告訴我，他会到李烈鈞。我問他說了什么話？赵同志說：他再三囑咐“要保守中国的旧道德”。当时我很詫异，挂名革命的李烈鈞，怎么还是个旧道德的拥护者？聞名不如見面。这次回到江西来了，化了一千余元。总还是他的办事人努力，南昌街上也貼了一些替他歌功頌德的标語；老蔣开会欢迎他，我以省党部执委的資格参加。譚主席致欢迎詞后，就是他演說。一共演了二十几分鐘，我竟听不出一个头緒来，不知

道他在扯些什么。从总司令部出来，我和一个朋友說：李烈鈞怎么这样撒烂污？随后他和老蔣勾結，弄到了省政府主席，我早就为江西政治叹气！

多謝反动的省政府，也来欢迎我們工农代表。在欢迎席上，我代表农民，向省政府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要严厉惩办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第二，要取消保卫团，以其枪枝及經費，撥归农民协会办自卫軍之用；第三，各县农民协会經費归各县政府津貼。他怎么答复我，真是混賬！他說：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固然要惩办，但也須寬容一点儿；取消保卫团办自卫軍是不必要的。关于經費一层，他很滑头，說了几句就算混过去。呸！什么話，对于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要寬容，你这李烈鈞，竟肯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保鏢，反革命派！当时把我气得好苦；从欢迎会出来后，我就断定李烈鈞是反革命派了！不久我也因事去武汉了。

从武汉返贛，省农民协会工作同志，都紛紛来告訴我，說省政府竟通令解散各地农民自卫軍，駭人听闻之事，一件一件发现于我們江西，这又是一件奇事了！

国民党历次的宣言及決議案，国民政府历次的宣言，均明明白白規定农民有武装自卫之权。李烈鈞身为中央委員，难道党的決議，都不曾寓目嗎？李烈鈞做的是北京政府的官，还是国民政府的官？这样違背党及政府宣言及決議，擅令解散农民自卫軍，拿农民自卫的武器，交給土豪劣紳，再轉来杀戮农民，这种目无党国的叛党分子，还能容許他們在党内鬼混嗎？除省农民协会呈請中央党部严惩这次非法命令的主动者——李烈鈞外，我們江西各級民众及各級拥护总理农工政策的党部，都应起来声討附署这次非法命令的一般反革命分子。我們要認清这件事，是反革命派攫取革命民众的武器准备屠杀革命民众的一件极严重的事件！

李烈鈞自攫得省政府主席后，替江西民众做了一些什么事？我們可以屈指数得来的，只有：（一）不經過国民政府批准，发行一千五百万元的公債，拿江西民众的膏血，去貢獻老蔣；（二）違背党国決議，擅令解散农民自卫軍；（三）組織省防軍，准备大大屠杀工

农群众；(四)通緝南昌市党部革命同志；(五)两次封閉革命的貫徹日报；(六)袒庇段錫朋、周利生等反革命分子——段、周躲在他的家里；(七)袒护土豪劣紳，向各地工会农会搗乱。其他还多得很，数也数不完了。这就是曾騙得江西民众一时信仰的李烈鈞所为。这就是李烈鈞在几个月来賜給江西民众一些毒物！

李烈鈞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派——他在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中自己說的。他不知道党，不知道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道民众。他是我們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們农民的敌人！我們再不要为李烈鈞三字騙了！

李在汉口說，跟着蔣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找那位青紅帮的蔣老爷吧，尽量去反动。我們民众好一块把你們送到坟墓里去！

1927年4月12日

編者按：方志敏烈士这部分遺著是他的爱人繆敏同志搜集保存的。我們感謝她把这部分珍貴的材料交我們发表。

悼念方老太太

邵式平

方老太太原名金香蓮，但广大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并不知她的姓名，却一致称呼她为方老太太。她是人民英雄方志敏烈士的母亲，因患肺癌，治疗无效，于1957年10月5日病故。享年八十一岁。

当我在青年做农民的时候，我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他就是方志敏同志的父亲——方高翥叔父。从那时起，漆工鎮湖塘方家就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一年后，因地方事变，我得到机会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讀書，并和方志敏同班。我們二人真是一見如故，共窗共讀，情同手足，促膝談心，志同道合。假期中，志敏邀我去他家里，因而得以拜見方老太太。

方老太太有一女二子，她最喜愛的是長子方志敏。因愛及愛，老太太对我的亲切关怀，就同对志敏一样。

1927年冬，弋、橫农民大起义，弋阳漆工鎮一带是起义的一个中心，因此也就成为国民党匪軍无数次圍剿的一个主要目标。房子被燒光了，东西被搶空了。在这样情况下，方老太太唯一关怀的是革命群众和我們紅十軍团的全体指战員。

在游击战中，紅十軍团的行动是不能固定的。有的时候，我率領着队伍，路逢方老太太，在見面的时候，她总是象母亲那样亲切并鼓舞着我們說：“哎啊！我見到你們，就同見到我的志敏一样。”“国民党匪軍造惡得很，必然天誅地灭。”“你們多辛苦些，要多打胜仗，多繳枪，多消灭匪軍，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因此，我們紅十軍团的每个指战員，都敬愛方老太太就同敬愛自己的母亲一样。遇

着她的時候，就想邀她和我們一起走，並想把她安置到一個較安全的地方。但她堅決不同意，並且很和藹地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既不能工作，又不能打仗，跟着你們走，反而成了大家的包袱。你們全心全意打仗去，革命勝利就好了，千萬不要惦記着我。”

北上抗日先遣軍遭受挫折後，方老太太被捕入獄，受盡折磨，堅貞不屈。敵人也無可奈何。出獄後，孤苦零丁，一無所有，飢寒交迫，病老相連，老太太仍然振作精神，勞動生產，堅決與一切困難作鬥爭。解放後，她常和我們談到那時的情況說：“不論怎樣艱難險阻，我一想起革命必定勝利，紅軍必定會打回來，勇氣就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即是上刀山、下油鍋，我也不怕。”

1951年，中央組織了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謝覺哉總團長親手把烈屬光榮章掛到老太太胸前的時候，她極興奮地說：“這樣照顧，實在承擔不起。感謝毛主席。共產黨萬歲。”

方老太太在病中，有不少的老革命同志和群眾極為關懷，寫信來問病情或親身來探問的人都很多。方老太太病故消息傳出後，許許多多的老革命同志和群眾都為深表哀悼，中央內務部於10月16日也給省人民委員會來電說：“得悉方志敏烈士的母親金老太太不幸病逝，謹表示哀悼之忱。”對於方老太太的不幸病逝我個人更感到深切的悲痛和悼念。

方老太太永垂不朽。